西厓集 七

雜著

共十四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雜著

讀史蠡測

余讀宋史往往見其是非昏亂去取不明意見所及未免隨事有言以示兒輩題曰讀史蠡測

宋太祖立國

宋祖得天下規模與五季詐君不甚相遠續綱目書稱皇帝廢周主爲鄭王斯固嚴君臣之名分立萬世之大防直筆凜然無可議者昔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孔子既稱夷齊爲求仁得仁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蓋賢者處其常聖人盡其變道並行而不相

時莫是之謂乎五季之世天人之厭亂極矣夏商之末不至是也如使宋祖初無一毫黃屋之念迫於天命人心不得已而應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則雖德非湯武亦庶乎聖人之所不絶也他日洞開重門曰正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至於來年以四海之富天下之大傳之於弟而不私其子先儒未嘗不詠嘆於斯以爲與堯舜之用心同其視以天下爲己私倒行而逆施者異矣聖人之論人不于其跡而于其心其於湯武亦若此而已矣然成湯猶未免慙德孔子曰三分天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嗚呼其嚴矣然則陳橋之事自當時之天下言之則誠幸矣而自宋祖之一身言

之則其爲不幸甚矣
序書云世亂主幼太祖以英武之資不乘時自取則
天下之亂何時而治乎其言甚害義若以世亂主幼
臣下負英武之資皆乘時自取則凡後世之欺孤弱
寡者孰不以此藉口而所謂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不見貴於聖人矣余不得不
辨

太祖稱趙普社稷臣

趙韓王佐太祖定天下太祖至稱爲社稷臣盖不獨謀
猷籌畫稱上意其執奏不回似有守不循上指類剛毅
太祖之所取者在此耳然普晚年事太宗首渝金櫃之

盟使太祖二子一弟俱不得其死其他隨事謟悅患得
患失無所不至略無前日直氣何也且普於太祖久從
於草昧之際太祖之遇普恩禮甚厚矣犬馬猶識其主况
於普乎太宗訪普以傳位事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
再誤普之於太祖太宗同是君也不可異視旣知其誤
則何不以告太宗者告太祖也父有天下傳之子周漢
以來未易與道誰必私厚其子亦止亂之道也漢景帝
曲循太后之意欲傳位梁王嘗事竇嬰引卮酒進曰父
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其議遂格太后雖
不悅無如之何漢室之不亂嬰之力也當杜太后臨崩
遺命兄弟相傳其意亦生於國有長君爲天下長久計

太祖之受命不辭者亮辭之心也普以大臣適在其側親與其事一言救正正是其責默然承受又從而贊成之何意也奸人之心善於附會惟利是從利在君上則從君上利在宮闈則從宮闈利在外庭則從外庭利在公論則從公論視人之眉睫向背而低昂萬變不可方物此辨之所以難也太祖友愛至深常謂晉王龍行虎步大平天子傳位之定久矣普知其如此故旣成金櫃之盟以順太祖之意又以邀後福於太宗及太宗立甚施爲意向非復前日太祖之心而德昭德芳等以謹相繼殞殁於是普鼠拱私室潛伺密覘知其身之奇貨正在於構陷廷美以中太宗之欲故攘臂爲之不復顧念

太祖平昔之恩又不顧太后要質鬼神之約何其忍哉而其源不過患得一念致之也然則前日事太祖寧然有直臣之節者非眞有直節亦以太祖之所求於臣下者在此故僞爲此以中之耳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惜太祖之明有所未察耳昔裴矩佞隋而忠唐人徒知佞之爲佞而不知忠亦佞也煬帝好佞故矩以佞爲佞太宗好諫故以忠爲佞跡雖似異而其隨時固寵則同嗚呼非至明何以察哉不然聖人何以云佞人殆

太祖斬辟良

創業垂統之君其施爲氣象自別太祖卽位之初善政多矣如薄陶穀嘉韓通且欲治王彥昇擅殺之罪皆非

五季諸君所及唐彭澤令之辭官避罪奔宋獻平南策太
祖斬之與漢高戮丁公無異而丁公之戮在天下已定
之後此則在天下未平之前視漢高事尤奇一舉措之
間使四方翕然而歸心其與僭偽之徒苟取一時之功
而不顧其後者何翅天淵

太祖欲都洛陽以太宗言止

自古創業之君擇地建都必於形勢所在據山河之險
使子孫雖微弱得以持循保守而不失夫天下形勢吾
固不得以見也然以古人所論觀之長安為上洛陽次
之汴京則下而已況宋之所患莫如北虜燕雲十六州
又非中國之有虜在長城之內兵若乘勢南下則七餘

日可到城下宋之所恃者獨一帶河水耳譬如人家無藩籬之限而坐空山中與虎狼雜處也太祖欲都洛陽且曰要當處關中按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其慮遠矣太宗雖號英明規模識慮終不及乃兄姑息目前之安而不顧後患使百年之後子孫係累於沙磧天下糜爛而莫救哀哉或曰漢高聞張良之言即日遷都長安雖有群臣之諫不聽宋祖一聞太宗之諫而即止大計者何也曰勢不可也太祖將以天下傳之太宗非群臣比且太祖不久晏駕此亦天也其言曰今姑從晉王言不過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非以晉王之言爲是而從之也

壟埃中物色天子宰相

古今稱漢高祖豁達大度然曰忿恨猶未能平而發於聲色故刑者多矣故張良諫曰所誅皆平日仇怨至於親如兄嫂以戛羹之故不封其子太公有言不得已而封之猶以戛羹為號其事可笑而鄙瑣甚矣曾謂帝王以天下為度而有此事乎然則宋祖所謂塵埃中可識天子寧相人皆物色之者勝於高祖遠矣蓋宋祖親近書册學進故量亦進高祖天資雖美而無學識此其所以異也

太祖崩

燭影之事天下之大變亦古今之大疑也覓山丘氏獨以為不可信辨之甚詳見正綱史然所引小說亦近於語

雅不足以破千古之惑大抵事之虛實雖不可知而觀太宗後日所以待太祖者甚悖傳言兵莫憯於志莫鄒爲下春秋之法原情定罪太宗雖被首惡之名甯何辭焉

太宗改元太平興國

古者國君即位必踰年改元非獨一年不二君亦其心有所不忍故也太祖於十月昇遐而太宗御崇元殿受朝改元在十二月獨不可少待以俟改歲乎此不過遷數十日間而於義順於理得於心安行一事而三物具焉何憚不爲而汲汲如此耶既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又即書改元不待眡絕而惡自見矣聞是德芳

死進袁寵開寶皇后崩不成喪皆馴致之勢何恠之有
噫

春正月宴貢士于開寶寺

君有三年之戚而國不廢一日之宴此春秋之所以譏
昭公也今太祖崩未葬梓宮在殯貢士之宴何急於為
國而必為之耶在廷群臣亦無有言者則亦承望太宗
之旨而不敢有言耳古者貴臣在殯君為之三月不舉
爵況太宗之於太祖親則兄也義則君也恩則以天下
大器傳之已也曾是莫懷其為不仁甚矣孟子曰是亦
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楚王元佐以罪廢

元佐被酒焚宮信有罪矣然其所以致此者太宗之失也廷美遷房州元佐力救焉廷美既死元佐遂發狂疾盖於廷美之事深有隱痛於心而不能自止乃至於喪心發狂其天資亦云美矣太宗為其父獨不愧於心乎書法當書廢楚王元佐為庶人此春秋端本澄源大居正之義也

趙普告太宗曰臣以一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佐陛下致太平及卒家人發其篋乃論語又太祖晩喜讀書

論語乃聖人之經修身治國盡在其中推其緒餘固足以定天下致太平矣第觀普平生事業不出於權謀術

數之間與聖人之道如氷炭薰蕕猶其為此言不過高自
標題以欺世取寵耳不然何其言行之相違至此耶然
余於此深有所感焉五季之際大亂極矣人心瞀昧天
理熄滅宇宙間為一長夜人之作詐者甚驕者惟群群逐
逐奔走經營以圖富貴而止耳義理之見識無所發於
其間況望胥素以高學聞于世視經術不翅越人之於章甫
耳夏虫不可以語氷井蛙不可以論海則為商市販賣
求利者不問農業之業何者所念由於一時習故也吾以
功名樂騁奮跡以立宗祠富貴已極意之所滿其氣已得
矣顧於晚年子女聲色之中況溺寬逸之餘慨然一反顧
知有所謂聖人之書者而取之藏之篋笥閉門而讀誦

之又以是告諸君正是麤人作細事無論得與不得只
此一事已爲奇矣漢唐之初蕭曹房杜號爲賢相未聞
有此事豈普之賢勝於蕭曹房杜乎物有其源事有其
兆斯文之興喪世道之汚隆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礎
潤而雨月暈而風物固有然者况人而動於人心之微者
尤爲明著宋氏受命天將祐啓人文使聖人之道復明
於天下故精華兆朕已露於立國之初上觀玄象而五
星同晷下察人事而人主與宰相皆驗有向學之意
不待勸勉而自然如此夫豈偶然哉他日李文靖亦云
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
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自是儒術日盛經學日廣一轉而

爲湖學再轉而爲伊洛關閩千有餘年聖學之不傳者
一朝昭晰皇露如日中天嗚呼盛矣非天其孰使之孔
子曰道之將興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信
哉

葬開寶皇后宋氏於永昌陵

於是開寶皇后之崩已三年矣太宗之情見矣

引燭焚詔

義哉李文靖之爲臣也能以直道事君而不以承順爲
恭大哉眞宗之爲君也能容大臣之格非而不留於宮
妾之邪媚率是道也天下豈有不治朝綱豈有不立政
事豈有不得其平者哉語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慈其難

易亦係乎世之治亂蓋亂世之為君易治世之為君難
治世之為臣易亂世之為臣難治世之君兢兢業業發
政慶事惟恐或有一所失捨己從人聞諫弗咈此其所以
難也亂世之君肆意妄行設刀鋸斧鉞以待天下之人
高拱寵樂而人莫敢忤其意此所以易也臣則不然在
治世則惟道義是行而不憂其違忤悖己志是守而不
求於苟合身安而道全澤流而名著上不懼於觸犯下
不罹於讒毀豈不易乎在亂世則勞心焦思而君不察
其忠竭誠盡節而上不然其信群邪雜糅左牽右掣志
不得行而身不得保小則係累於牢獄重則流竄於嶺
海所謂云不可仕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仕怨及朋友迺

羊觸藩進退惟谷可謂難矣人君當先行其難以責臣
下之易及其功成治定天下無事則君臣一心上下同
樂安富尊榮怡然於太和之域同享其福而無復有難
矣昔漢太尉楊伯起忤一乳媼絕命於城外西漢王嘉
一言董賢下獄而死嗚呼士之處亂世豈求一不辜之甚
乎哉則如之何而可也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免矣

王旦云張師德兩及其門待義譏

宰相以公心直道稟白於上而百官承序於下使之各
治其職視其能否而進退之其進非私喜也其退非私
怒也一出於公而已無與焉可也彼小人者不然上則
窺覘人主之好惡而先意逢迎下則招納嗜利躁進之

徒日夜盈門引入要路以為爪牙羽翼與賢愚混淆躁競成風治由是壞政由是亂蓋亡之道也下進如水趨下隄防步解末流難制王文正不見張師德李文靖不用新進喜事之人前輩風流德業可以想見以此而息奔競之路杜僥倖之門風俗安得不尊士習安得不美其輔佐太平蔚然為一代宗臣不亦宜乎或曰然則周公下白屋吐哺握髮非歟曰周公之心只在國事羅天下之善以成天下之務當時之進見者亦以周公之心為心豈如後世闒茸斗筲之輩昏夜乞哀以遷一級得一官為心而奔走於宰相之門哉故語云惡紫恐其亂朱也又曰是故惡夫佞者

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恥

澶淵之役宋人以為奇功而王欽若獨以城下之盟為辱欽若固小人其意不過借此以傾寇公然其所言春秋所耻者近乎不近乎當時既不能辨後世又無論之者何歟曰此名似而實非也春秋之時列國諸侯位均體適其相會盟也或以衣冠或以兵車或以朝聘或以脩睦若兵入四境而不能禦深造其國都而不能却勢窮力屈匍匐乞憐與盟於城門之外僅免肉袒牽羊天下笑之斯固可耻之甚者故曰寧以國斃不能從也澶淵之事則不然虜主與舉國入寇中外震駭眞宗親御六飛毅然出征臨境而止在我有堂堂之勢虜乃畏威懷德

逡巡請盟而退所謂發舒華夏之氣震驚氈裘之心主
客內外之勢迥然不同不可以春秋之事爲比也如使
其時無此舉從欽若等所言捐宗廟棄國都遠竄於江
表則天下非宋之有南渡之禍不待建炎而有之斯獨
非可恥耶大抵小人之於國如木之有蠹如醯之有蛆
如佳穀之有蟊賊事急則巧占便宜循循然欲去之不
暇其亂事平則施施而來以窺覘瑕隙而徐議其後假借
疑似之言眩亂是非之實人主不悟而陷其中天下之
亂無時而已也以古事言之漢高被圍於白登七日不
食狼狽而還遣使和親唐宗初立突利進至渭水便橋
之北太宗與六騎隔水而語斬白馬以盟其覬覦澗之

事益危且得而當時無有言者蓋以其策出於人主而又無小人以相傾軋者耳詩曰巧言如簧顔之厚矣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欽若有焉惜乎眞宗之不能辨也

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改元

天書之作始出於王欽若之謀眞宗之所以信從者不過欲以希世絶倫之名眩耀夷狄以洒澶淵之恥耳然心知其無是而故爲之則夷狄未必欺而所欺者吾心也以是告諸宗廟則是欺先祖也頒諸朝廷暴諸天下則是欺朝廷與天下也人無所不爲惟天不容僞奈何以天子之尊率滿朝臣庶爲矯誣上天之惡而無所忌

憚豈非可憐之甚乎昔日秦皇漢武求神仙禱祀神祇多矣然此則惑於方士之言不知其無有而求之罪在於不明要不足深責其視近來朝君臣明知其虛僞相率而行之其於傴僂磬折登降爲獻之際何以爲顔亦何以爲心耶嗚呼小人之愚其君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河圖洛書出眞有是耶聖人以神道設教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果何物而聖人之則之也蓋河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一者誠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聖人體天行道亦眞實無妄而已如使河圖洛書不出於天則

聖人必不假爲是象以欺天下與後世也嘗試論之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理非氣不形氣非理不生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至百千萬億莫非自然之象自然之數也仰而昭布於上者此也俯而融結於下者此也充塞兩間流行變化飛潛動植糟粕煨燼無非此箇物事既有其理不能無氣既有其氣不能無象既有其象不能無數河圖洛書之爲物亦若此而已聖人之畫卦不但取象於河圖其取義甚廣故曰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若如杜鎬之說則是皆今無是事而出於聖人之假設耶姑以人身言之乾爲首坤爲腹離爲目坎爲耳兌爲口震爲足巽爲手艮爲背假使伏羲

時無河圖八卦亦可畫畢竟先有此象而聖人取之不
成說聖人欲設教而假設此象也又徒知河圖洛書爲
神恠不測而不知神恠不測者近在於吾身試問人之
一身目何爲而視耳何爲而聽口何爲而言鼻何爲而
嗅手足何爲而能運動此之不恠而獨恠其圖書之數
與象以爲不出於天而出於聖人之手寧不可哂乎吾
意杜鎬者亦王氏之孚也其爲此言必先受欽若風旨
傅會眞事以中眞宗之意不然何以捨大傳明白之訓
而爲此漫浪無稽之語耶當時厚德重望難動以非義
如王文正猶被欽若籠絡況書生多慾少剛如杜氏子
者特發蒙耳史言不測帝意謾應曰云云吾台笑人之不獨

當時君臣爲所欺作文者亦爲欽若所欺而不自悟也

契丹主爲眞宗擧哀

自古南北交懽亦多矣然其歲久而情至未有如契丹之與宋也觀契丹主爲眞宗擧哀發喪后妃以下皆爲沾涕傷悼之甚不啻如親兄弟亦異事而前後所未聞也自是子孫相承百有餘年信使往來邊門無犬吠之警一朝契丹爲女眞所困宋既不能救之且潛遣閒使越海相約與之夾攻渝盟負信中國反不如夷狄其不旋踵而身遺係累之辱豈無天道耶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反與之分其財當時已有此語而不悟嗚呼宣和君臣眞穿窬之類其及也宜矣聖人云忠信篤敬可行

於變洎一不然則難乎免矣

歐陽子朋黨論

朋黨固難辨乎曰難辨則難辨易辨則易辨其難其易只由於人主心術明暗之如何耳曰然則其辨之之道可得聞乎曰朋黨二字雖曰相似然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盖朋者公也黨者私也若不分其孰為朋孰為黨孰為公孰為私而泛然以朋黨目之則形跡疑似之間方且眩亂惶惑之不暇而君子小人終不可辨矣孔子論君子小人每於周比和同驕泰之篇對擧而比論之欲其就同中而知其有異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夫朋者同類之稱黨者相助匿非之名二

者之分雖曰相近而其實百千萬里之遠也君子之所
重者道義同聲則相應同氣則相求所尙一出於公與
正謂之朋則可謂之黨則不可小人則不然淪溺然相
和皐皐然相比趨附款曲不舍晝夜意所好者雷同稱
譽意所忌者共相排擯參知然後動謀議然後言雖欲
自蓋其私邪之跡而觀其所成就不出於富貴勢利之
間古人云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斯固善
喩也然其情態甚多非可以一言盡也嘗試論之君子
之朋如比玉溫乎其相親而栗然而自守小人之黨如
聚沙浴鳥雜沓而不擇精粗終焉利盡則解散然而相離
君子之朋如松栢皆挺立獨列而不相倚蔑然一團囊之

潤蒼然綺疏而其色同也風霜之下不改柯易葉而其
節同也松栢不自以爲同而人之視之者猶以爲類若
夫藤蘿之屬則蔓延盤蔽纏覆非附物不能自立之寄亦在近則從
奇不剝蝕在近則從剝蝕百結千迴無處而不相連絡
其下隱暗莫測深淺而狐狸居焉虫蛇宅焉盜賊之歸藏
觀此數段而朋黨之情自分斷固有是言豈可易尚何
難辨之有哉唯小人先持其心而與之爲一然爲所
蔽而謂一不可辨者世苟有大人君子欲去朋黨之禍無
他道也惟當先致力於格君心之非使君心虛明公溥
無所蔽惑則天下之表準既立朝廷百官悉歸於正而
明黨之禍不作矣不然而身處其中曉曉然自明其非

黨言者雖勤而聽者不察歐陽子之論近之矣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繼之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此乃聖人之言其與後世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異矣嗚呼誠使世有淫朋比德而無以正之則國豈有不亂者哉漢唐宋之季皆未免朋黨之禍者亦以人君不講於皇極之學故也悲夫

貶蘇軾爲黃州團練使司馬光張方平以下坐

詩案黜罰者三十餘人

人亦有言古之明君不以言語罪人周公告成王曰小民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若是則不啻不敢含怒斯固然矣然以余觀之非獨明君能之古之時雖昏君猶不以言語罪人紂之昏亦甚矣祖伊言乃罪多參在上又面斥以惟王淫戲用自絶不聞祖伊以此獲罪周之昏君莫甚於幽厲當時賢人君子憂時閔俗雖不得顯言於朝而私相應答發於吟詠者多矣上自君身內及宮闈下至權臣讒慝之狀無不流涕而極言之如大小雅所載皆是而聖人取之以示天下後世楚之之衰屈原之徒作爲騷賦譏刺時政今皆可見辭多諷切直致而無委曲流行天下家傳而人誦之無所隱諱

以此知古之時都無言語之禁至秦誹謗之禁立而時
君世主踵而行之漢宣帝時楊惲但以田彼南山之語
蒙不道之誅嗚呼甚矣宣帝尚然况其他乎宋神宗亦
有志之君也慕唐虞樂商周慨然有回世變俗之願一朝
信小人之說甘心自處於幽僻之下只以詩句罪人編
以爲案一時知名之士皆坐黜罰寧不可悲乎當時既
罷京兆邏卒譏察謗毁時政者又有詩案之律東坡爲
屈原賦自予之逝今千載世愈狹而難存其所感者深
矣然此就世道言若自東坡一身而言則又異論矣易
曰括囊無咎

神宗問於明道曰王安石聖人否對曰詩稱周

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安石強戾自用罔恐聖人不如此

嗚呼神宗之言雖甚失問而明道之對却是聖人之言也不然何其辭婉而意至言近而旨遠耶嘗即是而論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衆善俱備固難以一言盡然其根本田地惟在於此書言堯之德曰欽明恭讓舜之德曰溫恭允塞禹之德曰克勤克儉不自滿假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檢身若不及文王之德曰小心翼翼子貢稱夫子亦曰溫良恭儉讓此乃千古聖賢相傳印板何嘗有一毫自大自矜之心哉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荊公文章節行固可以高

視流俗惟其以此自足便以爲人莫己若陵駕一世不
復虛心遜志以求義理之無窮而克伐之心勝焉是其
所長反爲所病而不可救藥又何以任天下之重來天
下之善而成天下之務哉春秋一經現明於聖人之手
游夏以下不敢賛一辭萬世無敢議者介甫斷然以己
意定之爲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讀科舉廢而不用推
此心以行於世故上無所怖而以爲天變不足畏下無
所忌而以爲人言不足恤天上地下惟我獨尊猖狂妄
行無復顧藉亦何所不至哉神宗之所眷於安石者在
此而明道之所憂於安石者亦惟在於此嗚呼茍有正
心克己之學去自其驕矜自辨之他日立是非尊介甫配享

學宮猶爲不論至欲撤先聖之位而代之人徒知此議出於蔡卞而不知介甫平日之意固然也謂楊龜山論安石學術之非而取鳥見鷲之詩解語爲證此正所謂縱殺人于貨之盜而譏其竊鉤之罪其視明道之言異矣

神宗有無人才之嘆

人君常患人臣無可用之才人臣常患人君用才之不盡惟其如是故君臣相遇自古爲難而至治之盛累世而不見豈不悲哉夫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曰無人所患賢者難於自進而君相無知人之明也漢之蕭曹唐之房杜乃秦隋之棄才也而卒成興王之業且其時之人才豈但此數人而止哉其埋光鏟彩於

深山大澤之中撫世長嘯不遇而死者何限如李左車
見用於趙則井陘之績不成其後韓信與齊戰或者之
說龍且亦甚奇策以其不用故信得以平齊滅楚當時
戰勝攻取之才韓信之外意若無人而猶有此等計策
要知人才之隱而不見於世者蓋不可數計其出而有
爲當籍所中一耳是故明君汲汲於求賢惟恐吾之聰
明有所不逮識意有所不足左右近習之輩壅蔽者或
多矣豈必天下以無才而倦於好賢之心也三代以後
人才之盛莫過於宋如兩程濂溪皆王佐之才而經綸
之手神宗遂多置之於草澤閑散之中朝夕所與論議
啓問於經幄之上者不過安石之餘黨蒲宗孟王珪蔡

確而止耳及其春秋遲暮朝廷日亂事業之成如捕風係影然後乃始反顧惘然臨朝發嘆猶不知反求其所以然之故而乃曰天下無人才主上韓子所謂其眞無馬耶其眞不知馬也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何其惑之甚耶中庸九經修身爲上尊賢次之修身者用賢之本也而尊賢之目有四焉去讒也遠色也賤貨也貴德也神宗有志於用賢而未能去讒所好者讒諂面諛之徒宜其實德之不至也

　蔡京等以紹述之說誤陷徽宗卒以亡宋

人君秉天下之利權天下之人其貴賤貧富死生榮辱皆决於人主之好惡故君心之所好者天下之所趍也

君心之所惡者天下之所避也小人巧於謀身急於圖利日夜潛伺人主之意向而低昂迎合以中人主之心人主本有是心一聞小人之言喜其與己同欣然相合如水流濕火就燥人莫能間而不知小人故爲此以中之也戰國之士如蘇秦張儀之流欲圖富貴而無其路則習爲揣摩闔闢之術所至先觀其君之意向有懼則以懼而說之有喜則以喜而入之愚意其萬變如優人作戲要使滿場之人捧腹絕倒然後已後世小人之事君亦優人伎倆而已彼君子則不然守己以誠而不容於詐欺事君以直而無事於承順君心有所不合而吾道不可屈也吾身寧取禍患而國事不可誤也逆耳之言

咈志之諫朝夕而強聒之於是人君之心日離而厭苦
之意日積矣三代以後君子之得志者常少小人之得
志者常多君子之居位常淺小人之居位常久率由是
道也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號年雖有悔意未及改絃
而崩哲宗初高太后曰民之願與之更始而司馬公諸
賢賛成之雖有元祐九年之治而小人退處散地以俟
一朝之釁而肆其鬼蜮之毒未始一日忘也彼哲宗昏
庸有素且不知其考之本心於是章惇等以為先帝立
法定制以垂萬世豈意墳土未乾司馬光變亂殆盡實
為莫大之罪今帝以神考之子當遵神考已行之事以
盡繼述之道方為帝王之孝其言彬彬有條理而似不

甚悖於道哲宗徽宗安溺而不信旣信其說以爲當然則視元祐諸賢所爲惡歸於叛道悖理之罪忿怒怨恨之心增加添累日以益甚而與向所謂小人者如膠如漆相爲終始而不可解矣於是數十年間治元祐人之罪搆成羅織猶恐其不密按爲國是而人莫敢言向非有金人之禍則蔡氏父子以忠賢勳舊爲太平良佐以自終而諸君子不免爲奸黨中人陳簡齋所謂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胡鋒作諍臣有國者可不戒哉昔聖人憂此而立一防以示天下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人君苟不以遜逆爲從違則於道思過半矣

康王即位於應天府

胡致堂謂高宗亟居尊位若不正則恐未然當時二帝既陷虜中宗社無主萬姓無所係望天下幾不復知有趙氏高宗即位以續藝祖之緒正與晉元帝一般何不可之有若其即位之後不能糾合義旅北面延請而一向偷安則乃高宗柔懦無立之罪非即位之失也況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已有徽宗之命乎此與唐肅宗不請命而自立事勢自不同然則致堂之疏特有激而云耳

皇子旉卒

旉高宗之子生數歲苗傅劉正彥等作亂擁立之改元明受小說記旉為張魏公所殺並乳母埋之塔下蓋以

己奸大位故也其後高宗老無他子晩年以此惡魏公有寧亡國不用張浚之語云然此大事而家史不書何歟豈作史者為魏公諱耶專任汪黃中奸位誰其所知唐昭宗猶不聽也全忠殺德王裕魏公處置殊未可脫不然則小說所載不可信也大抵魏公負氣勇於作事而其病多在疎脫朱勝非謂喜事而疎實魏公四字好題目

李綱張浚

南渡後人才當以李伯紀為第一武將則岳武穆二人若可當恢復之責其餘則未見有之然可倚者或曰張德遠如何曰志大而才疎忠有餘而識不足朝儒謂家

之亡德遠爲之其論雖過要亦有近似者高宗初立自
人望起李伯紀爲相此中興一大機軸所患者伯紀但
一人而汪黃諸小人左右掣肘者多也德遠不勸高宗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責成效顧乃黨附潛善偏私宗
壽愈首先攻之何意也且李公忠諒偉略已見於圖識
之日天下臣民舉欣之矣而德遠獨不知乎李公既去
汪黃專國置國事於度外日聽浮屠說法於政事壹德
遠於是乃上書請講禦敵之策此間錄僬僥以千句之
重曾不滿識者之一哂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
才國家之利器諸葛武侯爲後主言不及他事惟曰親
賢臣遠小人汪黃可以禦敵則誰不能禦敵耶其亦暗

矣余觀宋當日之勢未嘗不掩卷太息金初不敢遽有
呑天下之計先以與張邦昌後與劉豫其志不過如
契丹之待石晉耳稱尊號責表幣以自雄大則止矣覆
中國制四海非所望也及宋人不自收拾委而去之如無
主之物棄在中道無人看覷然後始爲生心於數十年
之後良可惜也如使伯紀爲相於內宗澤鎭撫都城張
所傅亮控制兩河將帥如韓岳之流付以大權馳騖經
營中原豪傑如魏勝李顯忠等所在蜂起與王師合勢
吾恐金人食不能下咽而二帝之駕將不請自還矣欲
適千里而先去驥騏此德遠之罪也當平之後輕舉四
十萬衆一敗塗地既失關陝蜀中爲之殘破自是中原

之勢益蹙而高宗亦心驚膽破無復向進之意此又德遠之失也昔孔明論復漢規模欲從荊益分道出兵以取長安洛陽不幸喪關羽失荊州獨以區區之蜀從一面行師譬如無一臂而與人鬭其勢甚難故卒於無成今宋則關陝江淮尚為我有首尾萬里而兩河遺民皆是我人日望王師宴室兀朮又豈與司馬懿等乎如此而不能有為人才高下可以想見宋人或以德遠比忠武侯擬人必於倫豈謂是耶且孔明能容法孝直不以好尚同異而棄其所長德遠不能容李伯紀趙元鎮又以一言不合奪岳武穆軍遂致酈瓊之變古云心不錯者可以處大事智不外者可以統大衆德遠皆無之矣

惑乎功業之不成也

註黃爲左右相入賀帝曰何患國事不濟

人君居天下標準之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使天下之曲直邪正皆得以取正於斯夫是之謂建極今高宗之好惡取舍倒置如此豈不惟哉千載之下可發一笑傳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高宗有焉

殺陳東歐陽澈

宋立國以忠厚爲本待士大夫以禮二百年間未有以言得重罪者高宗之爲君過於柔弱則有之非殘忍刻暴之資今乃發怒於二人至戮諸東市如治逆亂略不愛惜獨何歟曰此亦高宗過於柔弱者爲之祟也奸臣

之巧矣其君其術萬端必乘其心之暗處而得售其奸
高宗性本恇㤼過於畏忌陳東曾與都人數萬伏闕救
李綱至殺近侍宣綱後期者高宗見有此事一朝見東
姓名恐其復然而潛善知其意遂以危論激之以成其
禍嗚呼當國家新造之未集之初旣流竄柱石之佐又殺
忠義直言之士與唐僖宗殺孟昭圖無異然則宋之得
保一隅不卽滅亡亦幸耳噫

罷河東經制司召傅亮還

傅亮爲人不知如何然李綱擧之必有所取也時金人
雖蹂躪中原而兩河尙未盡沒豪傑各自團保以待王
人者不可勝數李公建遣二人收兩河乃至急必行之

計被潛善伯彥沮撓百端者非以其策為不可也特借其事以沮李公而使之不安於在朝也得失分明昭若黑白而高宗猶不能主張終使奸計得行李公至以去詭爭之而不得其不可與有為也決矣是故天運於上而後四時五行宣其氣未有人君不能自強而臣下獨能有為者如燕昭漢光武皆身定大計毅然不動精神折衝故樂毅寇鄧之屬不過承其指揮而各效才智耳不然惟相率而去爾亦何濟事之有哉或問晉元帝宋高宗孰優曰其施為氣象大略皆備之間耳然元帝猶信任王導雖劉隗刁協等日夕謗毀而竟以周顗之言寄百里之命使高宗當此恐不能然也以此言之元帝差

强爭爾

安置張所于嶺南

張所爲河北招撫未及赴司而罷有何可竄之罪特以爲李伯紀所用而遷怒至此其亦甚矣盜憎主人主人非有所得罪於盜小人之於君子亦若是而已

議幸南陽

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縱未能行上策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至哉言乎天下之勢不進則退六軍萬姓之心瞻都在一人之身觀其進退而人心一齊前却奈高宗之心本無中原之意惟僻居偷安是事他

曰張浚屢請幸建康此但李公所謂下策而猶不從況
進乎此者乎使伯紀在朝高宗臨安之志不遂雖外不
能公指正議面與唯諾而內實忌憚若芒刺在背汪黃
左腹殺間之說其計如蜜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長其
是之謂乎浚秦檜中高宗亦如是蓋和是高宗本心以
此能固結其寵終身在相位而不去也

李伯紀甲寅封事

李公於金兵退後上疏言事一曰或謂敵馬既退當遂
用兵爲大舉之計生理未固而浪戰僥倖非制勝之術
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
又曰六朝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

襄間也今當以淮南東南及荊襄置三大鎭屯重兵以臨之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又曰先定駐驛之地且於建康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末云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在陛下方寸間耳至哉言乎本末兼擧規模恢張節目詳備出師二表之外唯見此疏當時如張浚趙元鎭諸人皆不及此果若此策則無李顯忠符離之潰無全子才洛陽之敗矣其欲設鎭控制江湖者又汪立信文天祥諸公所陳於垂亡之際者伯紀言之於五六十年之前無不吻合使高宗聽用則德祐景炎之

禍且不作矣嗚呼其眞蓍龜也哉元伯顧聞立信之策嘆曰宋有是臣而不能用不知李公之言又在其前也一讀之餘可以隕涕

竄內侍邵成章于南雄州

成章一內侍耳猶知汪黃誤國至於上章流竄此外朝臣之有言者獨馬伸一人而已時魏公在朝喜言事而無一言及於汪黃史言溫善容有以也夫語曰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吾於魏公亦云使九原可作亦必爲法受惡而不辭矣

汪若海論天下形勢

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

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
必在川陝蕭關吾論也秦以關中并山東漢從西蜀滅
項籍已事亦如此若海之言於形勢所在有據矣然亦
在乎人事之能不能如何耳地形何預焉如東晉微弱
甚矣而劉裕於喪亡奄奄之際奮飛而起則中原震動
關陝席卷使裕不急於篡位而北面經營則一舉而神
州亦縣可復項羽從八千子弟渡江而西取河北如反
掌安在其不能起天下之脊哉近世　高皇帝亦自江
南起以有天下如秦上遠魏吾故曰在乎人事之能不
能如何耳噫若海欲以此激勵魏公而使之有爲耶不
足爲今古之定論

罷王安石配享神宗

宋之禍安石爲之安石雖非有心於禍宋而執拗很戾變亂成憲爲群小赤幟竟得蔡京卞相繼紹述上以此欺其君下以此籠絡人心邪說詖論締結滋蔓而不可解以至於中原淪亡宗社丘墟其禍烈矣而當時之人習爲其學于文辭如夢[?]趙鼎一疏出而罷去配享然後天下爲之改觀吾多慮[?]如陰雲解釋而白日呈露亦斯道幷降[?]之一大機也孟子言息邪說距詖行以承三聖此疏亦庶其功大矣君子于是[?]嘗不三復嘆息於斯云

趙鼎與吉陽軍月申存歿[?]

史言南渡以後賢相以趙元鎭爲首余觀元鎭忠似李

伯紀而規模纖悉質如張德遠而縝密過之且其所為國必以先固根本為言其論美矣獨其不勸高宗駐蹕建康以係中原之望而亟還臨安斯不免有失然宣力於艱難之際蔚然為柱石之佐高宗之倚信亦至晚年為秦檜所困擯而不容則已矣必置諸遠惡之地猶以為不足也使本軍月申存殁以示必殺之意檜無足道也高宗亦何心哉每讀其謝表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而不移千載之下可以隕忠臣志士之淚也

魏公殺曲端

魏公殺曲端不獨當世多議論後世亦多有之其惜端

者以爲魏公不能容其才殺之非是其憂端者以爲端終非純臣使一擧足則關內非宋之有殺之是也二說當何折衷愚意曲端旣不爲魏公所用而又與吳玠交惡有兩虎不俱生之勢魏公之處此蓋亦難矣昔魏延與楊儀不相能惟其孔明爲主將俯縮操縱在其手中而使不敢動正是衆所謂醫者之視藥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也惟孔明得爲之他人不可能也及孔明旣沒魏延遷叛賴孔明一死後節制猶能制其死命而不爲所害不過使延儀二人次第自斃而害不及於國家斯又奇乎奇矣魏公豈其能然乎吾之所謂難處者此也然曲端罪惡時未著不向關中興事業竟卻來江上遂

漁翁之句雖有指斥之嫌而亦有愛國之意何至於可殺耶姜孟慶置以觀其終不患無術而殺之甚遽且使讐人甘心焉義當以前論爲正

許魯齋論予所否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盖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制之初不論彼之天命如何若以孔子之不與者遽爲天之所厭則其論反似過高而有難克其類者如不見趙簡子而趙氏之世方興請討陳恒而陳氏之世方盛若以趙氏田氏爲不義則可也若以爲天之所厭則有礙云云

天者理與氣而已以理言之則是非可否有一定而不

可易者以氣言之則消長通塞盛衰強弱各自其所乘
之勢參差迭運有萬而不能齊者聖人言理而不言氣
存之爲天德行之爲天道其應事接物一決於理而天
亦不違焉孔子所謂獲罪於天子所否者皆指理而言
者也若趙氏之與陳氏之盛乃氣數之使然天亦莫之
如何若見其與盛而以爲天不厭之則世間反道悖理
而得富貴者多矣是皆合於天而爲天之所與者乎其
說不可行也今夫天地以生物爲心自春至冬無一刻
停息然春夏發生而秋冬肅殺亦氣使然也不可說天
地以殺物爲心也如孔子不得位終身阨窮子思親見
其逆而中庸猶曰大德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蓋聖賢信

其理之必然修身以俟而不惑於氣數之或然者如此
嘗恠魯齋仕元而不去今觀此論始知所見於天人理
氣之間猶有未合於聖人者其心以爲元雖夷狄天旣
與之以天下人之生於其時者不能違天而獨立其終
身黽勉於被髮左衽之間而不以爲辱者意其在此也
然則伯夷餓死首陽未必爲仁而荀有從李氏亦不必
見絶於聖門矣嗚呼魯齋有聖賢之學陋儒譏論所不
敢到姑書此將以取正於尚論知道之君子云

喪葬質疑

治棺

按杉未詳何木我國爲棺槨上下通用松板不見用杉

或云朱子諱韋齋名作杉其實杉亦松然東坡詩杉所
杉松字會亦云杉松類其非一物明矣豈杉不產於我
國雖產而人無知者故遂廢而不用耶爲可惜也油杉
土杉似是一物而以性品分上下耳今松板中堅而粗
理色黃赤入土年久不腐者爲上小理而色白柔軟不
堅者爲下品杉之分上下亦應如此耳栢今人指海松
結實如巴豆者爲栢非也今之所謂側栢是也而人不
嘗取以爲棺槨故其材之中用與否不可知亦絶難得
大者也喪葬之具莫重於棺槨而取材不廣名且不能
辨況於用乎姑記之將問於博物者
更按禮記天子栢棺諸侯松棺大夫栢棺盖栢勝於松

故天子用栢諸侯爊於逼故用松而不敢用栢大夫位下而無嫌故得用栢疏家之說如此又程子論館槨有松千栢萬之說而并不言杉爲可用何也甚可疑

秫灰

按本草秫似黍米而粒小卽詩之所謂稌也性宜下濕而暑故東南多有之宜作酒陶淵明在彭澤種秫者亦此物也貢生權英俊言嘗在俞政丞泓家見一字書云秫黑黍也以此知秫乃黍類古人於棺內不用他物而用秫灰必有其意我國人不識秫爲何物或誤以爲粘稻治棺之時多燒粘稻作灰其有力者作米燒灰用之皆無意義吾家亦未免從俗爲之至今以爲恨然余少

時在知文館見雜書記我國物產而云無緜果然則雖欲用之而不可得當更問於老農之知穀性者以定耳

灰漆

其法本詳今之治館者但於入棺後漆而塗棺外合木之縫而已其內不用漆且漆必經月乃凝倉卒雖欲用之忽遽有所不可惟平時預作壽器者乃可用然[illegible]之既云內外皆用灰漆則必有其法而特今人不講耳且不知所謂灰者何物今漆工用骨灰和漆塗之物甚滑澤然棺中不宜用骨灰疑是石灰或蜃灰耳當試用以驗其良否耳更詳之

癸[illegible]月

古人治棺最貴瀝青蓋其間得板亦要用瀝青故其說
其造法今不可曉我國亦有所謂瀝青者用以漆器只
取其色而已以此知我國瀝青亦非中國之瀝青也高氏
云以步蚌粉黃蠟清油合煎之乃可用不然則裂矣以
此觀之其造法可意會必以松脂爲主而略加三物合
煎以成也至朱子之喪蔡氏兄弟主用松脂不用油蠟
以爲松脂不得全其性然但二公云油蠟而不言去蚌粉
則以蚌粉合煎松脂無疑也蔡氏於此必有明見蓋蚌
粉即古之所謂蜃灰宋文公之喪華元始用蜃灰此則
必以蜃灰代石灰填實於壙內宋又濱海之國取之
必難故君子譏其過制若雜於松脂而用之則所入至

少且不費力何害於義也近識以松脂十分加蚌粉三分黃蠟清油少許合煎溶化旣凝之後以物叩之琤琤有金石聲性甚堅完且無燥裂之患與單用松脂不同似爲有益第未知入土歲久後堅否又如何耳劉氏以爲斧斤不能加得於親見云此必求瓌說而彭止堂又以爲宜於北方江南用之適爲蟻穿者又何也大抵松脂之用我國人亦多異議嘗有人言見遷葬者松脂灌在棺槨間者悉皆融爛僅如豆粥少間見風日還凝別無利益云豈隨處土品有燥濕之異而然耶不可臆料假令不至堅結如石終是辟水有効似不可不用更當廣問於經事者以驗其利害耳○史安瀍青造法丘氏儀

節已載之而其法出㝍終禮今人草草爲之學士之不講其害至此可慨也

炭末

余嘗謂槨外純用炭末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此說與家禮所定似相矛盾蓋家禮乃初年本而此則乃後來議論也然槨內用沙灰之說却可疑棺槨間雖甚濶多不過二三寸假使沙灰歲久凝堅其薄如厚紙條莅槨既朽則灰無獨立之理且必與外面炭屑混雜爲一則汚穢噴內且炭雖能引濕亦能含濕未見爲利余少時猶見人家營葬者往往或用炭隔近則幾於全廢惟 國葬用之然古人用炭以爲炭乃死物能禦木根辟水蟻

以此觀之則其用炭之意深矣更詳之

石灰　細沙　黃土

灰三分沙土各一分使灰得土而粘得沙而堅此家禮所定也朱子發論此則以爲當但用細沙和灰黃土引亦恨不可用之云此說亦有異同當何所定然灰沙皆是燥物無液終難粘結恐當以家禮爲定若疑其引亦則黃土比細沙略減分數用之無妨且每觀人家葬時二物各置一處臨時幷且混不能均一調和故細沙與黃土或多或少不相亂入今擬將三物并篩去雜物後又手量稱錐重並篩如醫人劑藥篩末之法則灰與沙土多少均適無偏多偏少之處矣

淡酒

此用以灑灰使堅實者也然用酒之意未詳近人有遷塋營墓者多言開壙之後尚有酒臭在於灰間而皆不凝硬以手掬取虛軟無力其無酒氣處却稍堅凝以此知用酒灑灰有害而無利惟用榆皮汁和灰堅築者實皆凝結如石云此則得於目見之說非浪傳無據淡酒雖在禮文今懼不敢用只從俗用榆汁代之

鐵釘　鐵環

此古人治棺之具釘蓋用以合板而鐶則以索貫以舉棺者也今則天地盖皆以木爲銀釘不用鐵物其制極好雖違禮文從俗可也

作灰隔

家禮不用槨故隔板有二其在內者所以隔瀝青與三物也在外者所以隔三物與炭屑也在內者仍存在外者抽出所以不同也既下棺又用二板一則在棺上以隔瀝青使不透棺一則在瀝青之外使瀝青不雜於三物所謂加灰隔內外蓋者然也今入用槨又不用炭屑則薄板誠無所施今於下外棺之前先用薄板如槨之狀四面實以三物而堅築之既畢抽去其板始下外棺當中四隅有空分或一寸二寸其間以鮮粉松脂灌之凝結如槨然後又下棺於槨內加外蓋又以鮮粉松脂灌於四面及上相合為一無有罅縫始以薄板一葉加

其上以瀝松脂然後實以三物而漸築之庶幾不戾於古人之法而有益於永久之圖矣加薄板事更議以定

實灰

按家禮既下三物恐震柩中故不敢築但多用之以俟其實實土每尺許即輕手築之勿令震動柩中實土及半藏明器下誌石然後復實以土而堅築之猶不敢肆意築之但令密杵堅築云禮文之意於此極加詳審不敢以但欲堅固之故使之震動柩中余屢見人家葬事自下灰未及尺許而役夫踴躍築杵聲震於外雖不能禁止而於心不安今宜詳察禮文之意勿令有所震動若懼不堅固則但令密杵而築之庶幾兩全且禮文下

上無以尺許為准此亦多用之以俟其實之意要須上
分審察不可全任役人所為也

藏明器

家禮以板塞其門但恐板木既朽則土有崩陷之患以
磚或石代之似無此患更詳之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雜著

戰守機宜十條 幷序○甲午冬

臣以腐儒不閑軍旅前於辛卯夏蒙 內下戰守圖于備邊司臣其時略以管窺增損爲說凡二十餘條將擬上進而未及焉變生之後遂失其本今皆不得記憶然往往亦不無億而偶中者至今有遺恨焉今賊勢尚急國事愈艱而外間將兵之臣守土之官尚無懲創往事圖後患之意馭軍無法守備未完恬嬉放廢日復一日脫或賊勢衝突長驅

將置　國事於何地史記載田單宗人以鐵
籠得全此非可貴之策特以能救一時之急
若欒枝曳柴而勝敵韓信囊沙而壅水所畫
又平平耳有何奇異然以此而成勝捷之功
此古人所以策以情取爲先謀以適用爲貴
者也臣抱病呻吟公務稍暇竊不勝其憂國
之念收拾亂離以後耳目所及思慮所得者
彙爲十條一曰斥候二曰長短三曰束伍四
曰約束五曰重號六曰設柵七曰守灘八曰
守城九曰迭射十曰統論形勢纂寫以進如
經　乙覽或下該司知委於各處諸將其於

制敵守備之策不無萬一之補云

斥候瞭望二者三軍之耳目也軍中無斥候瞭望則比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敵至營門而不及知其危甚矣然斥候瞭望亦以先期遠布為貴不先期則敵間已入於我不遠布則敵之伏兵先據要地賊得以巧計誤我而其動靜虛實終不得知矣六韜兵法曰凡帥師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又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云者此皆先期遠布之意也我國近日諸將用兵不知斥候瞭望之為重冥行妄動不意與賊相值驚駭奔潰倉皇失措未

及交鋒而敗往日李鎰在尚州賊兵已近而軍中不知
先戰一日有開寧縣人來傳賊報鎰以為惑衆斬之其
人臨死呼冤曰請姑囚我明朝賊不來則斬之未晩鎰
不聽其夜賊進屯于尚州南面長川里距州城僅二十
里翌朝賊之探候者二三為群來在北川結陣之前䁖
望良久往返數次軍中皆知賊候而相戒不敢發口少
頃大賊四集而鎰軍皆潰及申砬到忠州四月二十六
日賊已踰鳥嶺砬之軍官一人聞而告之明朝砬又以
惑衆斬以徇軍二十八日砬狀啓云賊兵未離尚州而
不知已為彌漫於丹月驛距忠州六七里遂使大軍一
敗塗地而京城不守嗚呼尚忍言哉此皆由於將不知

兵兵不知設斥候瞭望使軍中耳目塗塞故其禍至於如此其後爲將者猶不知戒每爲賊所掩襲良可痛嘆但斥候瞭望不可使人人爲之必須預擇其性識伶俐強力善走且能長其勞詳知道路遠近山川迂直出入便宜者數十人明以約束結以重賞厚其衣食使之爲我腹心而盡力於王事不憚勞苦然後可以有益而不至於敗事也古語云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故苟有重賞則敵國之人皆爲我用苟無賞則我國之人反爲敵用倭賊以他國之軍入我境土今已三年凡絶境細路人所不知者無不縱橫貫穿若復諳熟之處苟非我國之民爲之向導則何以知此乎平行長之據平壤也募得我

國奸民四十餘名分遣出送使之哨探於順安三縣諸
陣以及安州義州無遂不到其以軍情形勢往報者多
給紬布錢鐵以啗焉故無知之民見其厚利貪欲爭走
爲用童而一人見殺于安州斬頭徇示然後其類始爲
解散不敢恣意出入而天兵到肅川平壤之賊亦不能聞
知使平行長當迎沈遊擊于順安爲查總兵所擒翌日
大兵進圍城下如疾雷不及掩耳而遂不支者使賊先
知六軍之來而預爲之計則其利鈍未可知也以此觀
之一軍成敗之要專在於斥候瞭望而人不知爲重故
略擧近事數端以爲世戒頃者備邊司啓請知委諸將
凡斥候瞭望得實先報而取勝者依斬首例論賞云者

其意蓋欲使之懷其重賞以致其力而其後未聞有施行者夫知前車之既敗而尚不知改轍則是固覆敗之道也此乃軍中第一要務不可忽焉

右六條

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所謂知己知彼者較量彼己長短如鼂錯所言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以及衆寡強弱之形地理險夷之勢了然於心目常使我之所長加於敵之所短不使敵之所長加於我之所短然後始可曰戰而百勝矣今試以倭奴與我國長短相較則倭之長技有三鳥銃也槍刀也又能輕生突鬪赴湯蹈火而不辭也此天下之

勁寇而我國不能敵我國所長但有弓矢而比之鳥銃則遠近不翅及其聲威之暴烈尤難比並矣以倚合之卒恃其所短而欲與相戰於平原廣野之中其敗宜矣然而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長者或反爲短短者或反爲長此兵家之妙不可以不察也今以騎步二兵論之孰不以騎勝步也然騎兵利平地步兵利險阨若不得其地而混雜用之則二者俱喪其長而爲敵所敗也鳥銃弓矢之技亦然若平原廣野兩陣相對金鼓相聞次第俱前弓矢短鳥銃長萬不可敵矣然鳥銃雖長於弓矢而藏藥納丸引火照放之際頗爲遲鈍至於任意伸縮應機緩急騎步俱便左右咸宜則亦不及弓矢若

相其地形得其險阨林木之間夾道設伏以待敵至而
萬矢亂射爲前後齊發則賊雖衆無暇施其所長而我可
以勝捷所謂伏戰則措手不及者正謂此也當
賊之入嶺南城邑盡陷獨於兩道高陽之民往往隱伏
於邑散落山谷之中伺賊近至亂發射無不應弦而倒
其後賊得戒遂避其路不敢入山中是其一驗也方申
砬之到忠州也若能先據鳥嶺伏於夾道五六十里之間
多設弓手而別於山谷又設疑兵使賊不測多少賊以
長驅入谷預爲約不要使首尾一時亂射則賊必不能
遽踰絶險而乃兼險不守引入於平野之中角其所短
使長者愈長短者愈短以至於敗此不知兵之罪故曰

將不知兵以其國與敵此詞是也以此觀之所謂長短
之技者不獨弓矢鳥銃而然今特舉其槩以類其餘

右長短

兵法千言萬語其要緊大頭腦唯在於束伍所謂束伍者即分數是也故先儒云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我國爲將者無一知其束伍分數之法而每患軍卒之善潰嗚呼惑之甚也夫束伍者衛統部部統旗旗統隊隊統伍之類是也蓋軍兵或千或萬以至於十萬百萬亦已多矣而大將以一人之身領之其耳目精神有限苟非分數之法爲之緊束而井井不紊則其何能一一行其號令而運用由已

耶若分數既明則如目之隸綱一綱足以統萬目如枝
之附根一根足以運萬枝故一司統五哨則所號令者
只五人而已一哨統三旗一旗統三隊則所令只三人
而已一隊統二伍則所令只五人而已伍則只率軍四
人耳故所統愈衆則所分愈細所分愈細則所察愈精
此軍法之綱領也旣在平時以此馭衆則將卒相繼易
於鍊習臨敵以此節制則將指相須不容先後所謂合
萬人爲一心者皆由此而致之始可謂節制之師今之
爲將者無一人識得此意凡所謂哨官兩班稍解操弓
者名曰軍官聚在帳下不爲分領遣備左右應對使喚
之任而已至於領兵則皆各自臨時起送村野之氓畓

皆從來本不知戰陣之事又無隊伍諳習所肄之處紛
紜雜沓諠譁紊亂乎是不日不知所措而猝然驅之於
矢石爭死之地求其力戰勝敵豈不難乎故將帥苟知
束伍則雖市井烏合之卒皆可教鍊而赴敵如不知束
伍則雖慣鍊百戰之士悉皆望風而逃潰以此知束伍
一事為軍政之大綱而其在於紀効新書者極爲明備
有志之士苟得是書而依倣慕傚其於行軍制敵之道
思過半矣

右束伍

分數既明於平日又於臨陣之際約束尤不可不明所
謂約束者即大將審其賊勢強弱地形險夷而揣摩勝

敗之狀分付諸將各率所統之軍或先或後或爲伏兵
或爲後繼或爲疑兵或爲誘引爲之三令五申必使不
敢違越一從大將所令而悉致死力者是也故曰約束
不明而士卒犯之將帥之罪約束既明而士卒犯之士
卒之罪矣罪在於士卒而不在於將帥然後可以斷斬
行罰而軍無怨言不然則刑罰愈嚴而犯之者愈衆終
至於入無所措其手足而離散者多矣夫用軍當敵必
有正有奇奇正循環應變無窮此良將之所以善用兵
者也今姑擧一哨而論之哨官所統有三旗旗各統三
隊遇敵之時哨官觀其賊勢量其衆寡難易之勢或令
一旗率三隊先進而當敵又令二旗左右分出而犄角

先進而當敵者正也後進而旁出者奇也或旁出者先與賊遇則正兵反爲奇兵而迭爲其用者或當先者不先當後者不後左者不左右者不右或失其時刻或聞鼓不進聞金不止者必斬無赦然其所謂約束亦所謂軍令擧百萬之衆惟將所令而不敢違慢矣今之爲將者臨戰全無約束混雜並進不知孰爲正孰爲奇又不知何者當先何者當後何者爲伏何者爲繼一時俱進喧囂錯雜略無統領士卒皆駭顧驚覩心膽已墜而所謂軍官及將帥者乘肥執策却在後面欲爲自脫之計下卒亦知其如此不復有鬪心卒至敵到數十步內土崩瓦解乘馬者悉多走免步兵之疲頓者盡塗賊刃一

晳如此亦可知戒而後日之戰必由此塗轍喪師覆衆
前後一律而其人猶以名將自居而不知改圖嗚呼其
危甚矣昔岳武穆戰李成也以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
步卒擊騎兵指岳雲曰爾以奇兵擊步卒此臨戰約束
大槩也約束既出而王貴岳雲少或參差則何辭於鈇
鉞今人之戰必立一將名曰斬退甚可笑也方其奔敗
倉皇之中萬衆齊退自救不暇何能辨其罪之虛實而
斬之耶故平壤之戰在後面先退者不被其戮在前面
力戰不得已而獨出者反受其刑一軍爲之扼腕若使
分部明於平日約束審於臨戰則諸將之力戰不力戰
者昭然在目自可行法警衆何用別設斬退將耶

右約束

凡城外及營柵外當設重壕外壕依常時壕子務令深
廣其中多設木角內壕其廣減外壕之半其深一丈許
底鋪木板列豎菱鐵長可四五寸其上縱覆長板而於
板腰設橫木以承之虛其兩頭如爐冶鼓火之板人踏
其頭即令傾陷臨賊云積置軟灰於其下深可一尺半
尺以上而板上亦覆以土勿令覺知以待其至蓋賊欲
陷城則先聚鳥銃手數千從城面稍低處亂放使城上
之人不得出頭防備而別遣勇力之賊持長梯大鍬陷
城等具踰越壕塹直到城下攀堞以上故頃刻之間城
不能守如東萊晉州之陷皆用此術也若能預設重壕

則勇力搏城之賊來其銳進必將盡陷於其中覆板傾仄互相轢磨風生灰迎賊目皆瞇不能措手且將狼藉於壕中此亦守城之一助也

右重壕

古人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其備深矣然營壘之設必須先得地形而設置之法必須曲盡其制務令堅緻然後我軍有所恃而不恐賊亦不敢來犯所謂地形者山勢斗絶四無攀援又眼界廣濶通望數十餘里左右無遮障賊之來去可知者是也倭賊最知地勢又善設柵其置陣必為於要害之處觀其設柵之法以為我國但用弓矢故塗土為[illegible]可以禦矢而蓋固[illegible]

互相護蔽開鑿孔穴以便放丸眞有十步九顚之勢如此之故賊軍深入千里連營而我軍三五不相望不能攻破一屯其計拙矣我國諸將全不知此意又不能堅守一處以必死爲心故所至皆散軍野處只以拮据自繞爲柵及聞賊至則每以奔北竄伏爲上策而已今之議者皆以爲無軍無食雖有營柵安得以守之且無人力何可以成之此甚不然夫地有所必爭城有所必守苟在可守要當以死爭之至於設柵最有要法不必多用人力而隨處可辦今略陳于左使之遵行古人築城全用土我國則用石二者皆費人工不可易成今有一法最爲簡易無所增損古今營壘及倭陣之制而爲之其法

植木爲柱入土一二尺務令堅固柱上或二處或三處鑿穴令受短杠自內出外半在於內半在於外長可數三尺短杠兩頭又鑿穴令受橫木次第相連使之方正從內外結旅如常時人家作壁之狀則內外相對即成複壁而中間空虛可以受土因取外面作塹處粘土雜以稿秸和以米汁令半濕遂實其中而堅築之候乾更築至於頭蓋處而止高則二丈許或一丈半數日之後土與木相粘堅結如石因自內外面以細粘泥土塗之如常時塗壁之狀則儼然成一城矣又於四隅曲轉處向外面凸出一二間許下面鑿孔穴令放大砲中穿小穴令放玄黃字爲銃等砲上頭布板爲樓而外面設防牌

以禦敵兵從樓上顧眄左右可以射矢益爲瞭望敵雖千萬不敢來犯此與木柵之功用力簡省而收功甚多其堅不讓於石城而其制曲盡於禦賊此制若行則日長之時不過數百人三四日之力而即可成矣如此然後多備火藥火砲以待之則柵中軍士之多寡強弱皆不須論也

右設柵

凡遇敵衆寡強弱之埶懸殊也必須據險可以制敵所謂險者高山大川敵所難進而我所易守者皆是也然大川之險尤勝於高山盖陸地則雖曰險阻賊或漫山蟻附而進或從他境繞出我後乘其不意則禦之差難

若夫大川則賊雖百萬苟不得舟楫必尋淺灘徒涉乃進我若先爲設機於水中預伏死士於岸上乘其半渡而擊之則賊不勝矣又抵防淺灘之法菱鐵爲上然若常時行用蒺藜鐵置之水中沙石相盪易於流下未久皆失其設處不然則深入沙中不能爲害雖曰設之不得其用矣今有一法取誰木長或三四尺或六七尺或十餘尺若穿穴其上以火錐鑽穴則危錐既鑽之後別鑄菱鐵分爲三歧但爲一歧鐵末下一寸爲兩鉤下向貫湍穴令釘貌插於木穴中從其多少縱橫亂植如蝟毛又於其木兩頭預爲鑿孔而擇江灘可設處埋於沙中隨處亂而仍堅椓杙於兩頭之穴使之深入水底

易令搖動又不可設於賊所從渡之岸惟當設於此岸中流之內蓋賊臨渡之時疑我把截於越邊又疑水中有鐵鎖必四顧詳審然後乃敢徐徐入水而來至中流以前則其心猶在一邊徐行不能無顧望欲退之意及已過中流深處則回去甚遠而前岸迫近其心更無退意一軍乘其半渡而迫之目視岸上徑行速進人馬入於鐵鎖之中必皆貫穿而鎖旣有鉤則救去甚難顚仆水中而束手就死無疑矣賊之在後者見其如此進退俱難必將顚擠遲迴我軍之預伏於岸上者一聲齊起萬箭俱發發無不中則賊衆雖多皆無可爲而盡爲江上之浮屍一處旣如此賊生疑心雖不設

機之處皆不敢輕進此最為守灘妙法往年賊從揚根
龍津及平壤大同江皆由淺灘徒涉以進而我軍皆不
知設此到處奔潰前事之鑑後事之明誠及今措置猶
可為備但恐非有善策而人不肯為耳若臨岸設砲則
危殆

右守灘

古人以我國為善於守城如安市之却唐兵京州之禦
契丹龜州慈州之拒蒙古皆古今所稱者也然而自壬
辰以後一遇倭賊而瓦解奔潰者何也其故可知也盖我
國善用弓矢而又因山為城故敵之所用弓矢而來攻
者則主客高下之勢大有懸絕其能堅守也無難今倭

賊專用鳥銃攻城能及於數百步之外我國弓矢旣不相及而且賊因高處設土壘飛樓下瞰城中而發丸故城中之人不能遁形終至陷沒其勢無足怪也大抵我國之人最不習兵其於築城一事亦全無意思但從山就險遂依形勢以城之內[illegible]闊[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大而愈不可守也且古之城制五十步而置一雉所謂垛者即今之女墻雉者即今之雉城也垛則高下與城爲三分之一城身二丈則垛亦一丈有餘而如此故垛內之人能放意平立以避外面矢石我國女墻則僅至數尺守城者鞠躬匍匐以行而愈不免於賊丸此其不可者一也兩垛之間貴於狹窄纔可放矢眺望而已使

賊不得以踰入則是乃城制之纖密而我國之城則女墻中間濶大往往可容數人此其不可者二也甕城亦甚稀設一城之上但有一二雖以都城之大只有東門外曲城而無一甕城無雉之城將何用乎此其不可者三也城上雖有守禦之人不能引頸下視則賊之附城下者終不能禦亦奚以近世中原有懸眼之制其法從堞內穿穴直向城外使洞見城下之賊以施擊殺之方此制亦好但必須甎乃土多作甎甓然後可以有成今難易辦此外又有羊馬墻之制於城外濠子內築墻高一丈許下面鑿大穴使放大砲中穿小穴使放小砲別使勇力之人守之與城上之人互爲輔車之勢紀効新書所謂

任他百萬來犯者是也然此則用功既多亦必須用人而守之非我國今日之力所易言者若一置砲樓則上項許多城制皆不須用蓋無甕城懸眼羊馬墻之制合以為一而不須衆力不用人工至簡至易萬無一失者也然若欲用石為之又起樓其上亦頗費力近日全州所以始役而不成者以此故也今言勢危迫賊之衝突非朝則夕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何必問學舊巨艦也唯當隨力所及而汲汲為之無失機會使可禦賊足矣各邑鎭堡有城柵處或用石為之或用木為之而外面厚塗以土勿令為賊所焚多備火藥火砲時時從孔穴習放以觀形勢迂直砲道遠近使民之目見者曉然

知此法眞爲守城之妙策賊至必無所憂則雖不習令入城而自無潰散之心矣古者守土之臣死於其土守城之臣死於其城故凡所以守城待變之具自然殫竭心力無所不至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今則一聞賊至大小之官皆登山入谷左右陜避中開一條大路直欲以賊虜遺君父於身別無大段剝害故視於守城之事漫不入思慮一則曰民力不可勞也 一則曰事無可爲也 一則曰無軍可守也察其眞心實意之所在則唯避亂二字横在肚裡而不可勸勉嗚呼此輩之罪可謂上通於天矣今雖已晩如有忠志之士死國之臣欲爲京師堡障而以身當賊如張巡之守睢陽晝夜經營死生以

之忠誠旣著民心感動則於此一事必有所處矣此外
守城節制分垛之守具詳在紀効新書守哨篇有志者當
自得之今不暇復云

右守城

我國之軍但持弓矢而不習他技敵至數十步內始可
發矢而旣發之後無以繼之賊持短兵突進而白刃交
前又無以應之則不過抛弓矢而走耳此乃長短不具
不能相衛但有長兵而無短兵之致也然短兵旣不可
猝習假使習之與倭不相敵兵書云長兵短用短兵長
用長短亦無常勢在於用之如何耳今欲處此當用迭
射法漢書李廣爲匈奴所圍令吏士皆持滿外向身自

以大黃射匈奴無不應弦而倒者卽迭射之意也蓋一時俱發則賊雖有中者而他賊乘其未更湊矢之前突至于前迭射者所以防其突至之勢而使賊不得乘我之隙也如射士有百人則分爲十隊十人爲一隊悉皆持滿而一隊之中三人先發又三人次發又四人次發使矢括相屬無有間斷百人之中常有三四十矢連次繼發而前射者又復湊矢循環無窮使賊無隙可乘且前發者恃後發者爲固後發者恃次發者爲衛則可以心無懼惕而發矢必審中賊必多此一六而長短皆備所謂長兵短用者然也我兵雖無他技而控弦之士不爲不多苟善用之足可禦賊患人不加意耳然迭射之

法亦須預習然後可也若不習之則臨賊只依舊亂射
而已故不教之兵終不可用也近日我國之人頗習鳥
銃若與弓矢相雜用之則尤妙

右迭射

倭賊動寇且久據我境備知虛實屯守險要奸計已成
在我不可浪戰當以長策制之所謂長策者或爲山城
或設木柵爲必守之計而盡收公私積蓄於其中淸野
以待使賊不得因糧於我賊旣攻城不下野無所掠不
過數日銳氣向衰而士卒飢餓必逡巡欲退因出勇士
分散設伏或扼其前或截其後又令舟師往來洋中邀
其糧道此今日長策不然則誠未知稅駕之地矣

右統論形勢

北變獻策議 癸未

右北道事變未息令文武堂上官以上各具上中下三策限今月闕啓者臣本以迂儒足未踐邊鄙口不讀兵書其於軍國大計豈有一得之見可備採擇者乎況近日備邊籌畫皆秘不宣外廷之臣未知何事已行何策尚遺徒有管窺意豈足陳談棄說已試不驗之謀尤不足以上塵 睿鑑故雖有慨然之心而不敢出一言也今幸命之使言難以愚鄙辭謹具平日經緯於心者條列于後惟 聖明擇焉其一曰杜禍源臣聞夷狄之患自古有之惟在我禦之以道而已如漢之匈奴唐之吐蕃

突厥宋之遼金元昊皆以桀驁之才剗據西北地廣兵強與中國爭衡故極一時謀臣猛將之力僅能禦之或爲所弊日以不振此誠可憂矣今此北虜則異於是李無統屬部落散處依我爲生百年來附輸租服役有同奴隷固非如前世夷狄之桀驁難制欲爭我土地奪我城邑以與我抗也第以六鎭距京師絕遠 王化所不及朝廷又專忽邊鄙必用武臣以爲邑宰其往者又多出於權貴請托不由公選旣至則肆其谿壑之欲極其狼虎之毒剝割侵漁無所不至冤呼而不見察飢餓而不知恤彼本獸心憤結無聊積以歲月待時而發遂至猖獗變生之後 朝廷尙不深究其故處置得宜以慰

遣情而徒欲快心於彼譬如入家畜養牛馬時其飲飼謹其羈絡節其馳驟令無失其性然後可以效乘載之技有頑僕爲盜竊芻豆拐脫羈索又重以鞭箠無度於是強者蹢躅弱者逸去主人不知僕之所以致此而徒嗔怒於畜物之不馴欲追殺而盡脯之可乎今日之事何以異此昔龔遂言於宣帝曰海濱遐遠不沾王化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今[illegible]藩胡雖與我族類有異然其親附於我積有年歲亦殿下之赤子也一曰貪官虐吏侵削起釁使南北生靈脂身餧刃塗血草野者不知其數良可痛心近者李璬欲盜海汀軍糧七百餘石其在搶攘之際猶然況平日

求遂使官軍虜掠吏民嗟怨兵端一起糧儲蕩然 朝
廷急急遑遑莫知處置之宜其罪將有所歸矣胡人雖甚
貪頑其心尚知是非如聞官吏廉謹者必含土叩頭其
貪暴者則唾罵不已至於論功上京之際亦以賂遺多
寡爲等第以失其心多矣古人云用兵之道攻心爲上
攻城爲下充國之服先零武侯之獲孟獲皆欲服其心
以爲久遠之計而不以苟勝爲功也如使今日守邊大
小之臣悉遵約束一洗前日貪暴讎斂之習廣布威信
崇尚廉潔清風爾然積弊盡變則民吏之所以心悅誠
服者未必不優於攻戰之功矣臣願令朝臣三品以上
各舉武臣之廉謹可任邊將者以備差遣既遣之後如

以贓敗則並治擧主之罪不少饒貸事變稍定則如富
寧吉州距邊稍遠之處間差文官之有武才者令禪歷
鎭將別令監司兵使常川檢勅痛革剝民之端又擇出
入臺侍剛明果斷奉公忘私不畏強禦之人遞爲巡撫
御史留在道上一旦伺糾劾且令鉤訪近年以來貪鄙
之尤甚者如有實狀則 朝廷痛繩以律其淸簡者擢
拔獎勸如或奸貪狼籍發於風聞而掩遮不聞者幷治
監司 御史此道誅責亦當以有名人差送如此則
朝廷耳目布列於邊方無壅蔽不達之患而積弊少祛
矣臣竊觀中原專以風憲紀綱維持中外如遼東是處旣
有布政使又有巡撫巡按 御史以相檢核萬里之遠

如在目前長治久安應必賴是此策今日起禍之本不
可不察也其二曰定戰守臣聞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今虜孰強弱邊備疏完臣不能知然必在
我之形勢壯固而將士用命然後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如不量彼此之勢而輕以千斤之弩爲鼷鼠發機勝之
不武一有參差則損威辱國邊鄙民情因此動搖將來
之憂必有大可憂者此實至大至重之舉不可忽焉者
也古人云胡虜獸聚而鳥散攻之如搏影今興中外之
兵越數千百里之遠欲攻水草無定之虜兵未過江先
聲因布彼皆逃遁山谷漠無蹤跡我軍進無所獲退無
所據以素不鍊習之卒御之以輕率之將徘徊於窮山

荒野之中露宿過夜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脫或
乘我疑懼要遮衝突昏黑之中不辨多少一夫驚呼千
人皆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王者之師動以萬全豈
可乘危僥倖以冀其不可必之功乎此臣所謂危道也
爲今之計惟當先爲自守之策申明紀律使虜不敢犯
延後觀時制變以振國威見可而進知難而止兵以利
動伸縮在我而所向無不如意矣臣聞六鎭之中邊於
戎虜者五鎭計防守之處沿江上下迤邐不過數百
里各鎭民兵戍卒其數雖不可知應亦不下數千列鎭
以其見在之卒分爲三等其中壯健驍勇可以馳突者
爲上無勇之軍次之老弱爲下中下之軍專委於守城

其驍健者別加精擇與以牟利甲兵器食鞍馬裝束以待稍分隊伍使相統屬令於沿江去處迭出巡徼什什伍伍出沒驟驚合散無常方向不定使虜不測多疑如是而又明斥候廣間諜虜之動靜皆得先知一有警報則飛報沿邊應期輒至如發機擒寇不過一二虜入多敗我出多勝自然虜勢日縮我勢日張鎮撫控制聲勢相聯而屹然有難犯之形矣夫兵無多寡士無勇怯在將御用之而已苟善用之則六千人之謝石足以摧符堅百萬之師況此狗鼠之盜曾何足以勞 聖慮乎此臣之所謂先為自守者然也至於戰則臣固謂其不可大舉矣然徒持不可輕動之說而包羞忍辱任其凌

侮亦非所以壯國威而銷後患也彼虜大豕也人以一瓦礫擲之則走畏而避之則追吠今虜屢犯邊境而我一不得問罪於彼彼何所懲戒而自戢乎雖其如此故見利則偷竊不已必退則革面來款日掠我國之邊氓而旋自刷還以邀功賞少不滿慾詬怒咆哮無所不至此皆無所懲畏而然也夫藩胡仰我覆息已百餘年矣一朝敢肆悖慢邊將惟以招納為急往來邀呼如待上賓
王靈不振逆謀滋熾豈非可愧之甚而亦難繼之策也臣意藩胡未必同心皆叛也其間有誠心向國者有羈縻兩端者有觀望彼此勝負以為向背者有外若歸順而退實作賊者邊臣當以大義責之下令于彼曰爾

雖禽獸亦有人心受國厚恩今乃逆天悖理　朝廷非
不知大舉蕩滅無復遺類第恐其中有玉石俱焚之憐
故姑不舉兵爾等誠心來附者來其不欲者去在我當
必有處置之道矣如此而其中若有誘引賊胡往來侵
盜者則聲其爲賊拒而不納或以輕兵不意致討如疾
雷不及掩耳梟示諸部而其來附者撫之加厚則貳我
者懼服我者勸不必勞師遠討而威令庶乎可振然則
在於將師臨機善處而已臣以書生言及兵機近於可
笑然古今事跡則亦略觀之矣嘗聞攻不足者守有餘
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自古未有不定守戰之畫而奄
奄度日能有成功者也其三曰察虜情夫解紛息爭在

於先得其情而處中其機今北虜構怨之端　朝廷尚
有未盡知者徃来胡人之逆順情偽亦未能燭故處置
之策多失其宜若夫用兵之際則尤當審察敵人之情
而隨機應之守其所必攻攻其所不守然後可以得志
近者虜騎出沒於長城之内搶掠人畜無不如意救首
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而我軍坐失主客之勢倉皇
顛倒来不能拒去不能逐邊氓或反結為耳目透漏軍
機如前日會寧掠取綿布之事亦其驗也古之為將者
多設方略鉤得虜情操其屈伸之權而預為之備故動
無不利如或不然則當動而靜當靜而動所謂盲人騎
瞎馬夜半臨深池其危甚矣臣願令北道將帥及徃来

使臣訪察虜情雖非虜事而凡係于民生利害軍機得失皆以所聞達于　朝廷至如胡人之被擒者亦令檻送京師窮詰其情然後處置則邊情庶乎洞然而舉無遺筭矣其四曰給饋餉臣聞自古夷狄不能遽爲中國患害而天下之亂常因而起何者一邊被兵三方起而救之調運饋餉之煩人不堪其苦而思亂者衆也是故軍興之日必先以調發糧餉爲先任事者苟善爲之而兵患早息則天下不搖如不善爲而飛芻輓粟閱歲經年則遠近俱騷然矣昔趙充國在金城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鮮

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回並起爲明主
憂曰請罷兵屯田古人處事周詳而識慮長遠如此茲
道運穀之數已過十餘萬石布五萬餘匹此乃萬人數
歲之食計邊上坐食之卒大約不過三四千若能調遣
有法會計詳明不爲中間濫用之節則雖支四五歲可
也何至若此廩廩耶夫諸生靈之膏血盡東南之財力
寸有輸運艱苦萬狀而顧乃委之於貪官猾吏冒用之如
泥沙有司不能鉤撿其有無　朝廷不能推詰其去留
如聚沙投海莫知歸處軍國重事寧不同於兒戲耶臣
意若先總輸入元數又計自安邊分送各官之數又以
數年調兵赴戍之籍除其食穀之數然後以今日遺在

之穀互相比對參驗而責其所欠則中間濫用偷竊之數自不能隱而實數可得也旣得實數預知其支費幾月然後內地輸運先期措置次次舉行則事有條理而人不甚困矣須自朝廷或請令戶曹郎官一人備差員下去專掌鉤檢臣意亦然蓋此大事也本道旣不能爲之則雖有往來之弊勢不可已也且南方轉運之事則臣所目覩去年所運至於四萬石之多民力已殫大槩各官所儲米皆麤惡而斗升多縮或米不足處則守令擾給荒租民自以其穀分寸收合一斛加備二三斗以充之道路之費不與焉每一運米怨聲嗷然況今農事方殷而時節已晩前年水穀失收民間無斗升之儲未

知將以何物充納耶臣意轉運則勢不可不爲然當有
以處之以紓民困可也慶尙下道列邑距寧海絶遠
若依前分定一樣督促則一道騷動深爲未安道內倉
穀有裕處若干邑距寧海稍近如安東則以陸路輸送
洛東江邊如尙州善山星州密陽金海海邊慶州等邑
米數頗優當此時急之事雖非拘定列邑而以此數邑
所儲足充爲五千石其受米之際亦令差使員同本邑
守令擇其中斛米斗量出給且加給耗數六七升勿使
以耗縮惡米抑勒與之江邊之穀則以站船私船輸云
回泊于寧海慶州則以海船直載以去出米之邑於秋
成後以傍邑之米充補其數則民力不至大困而運事

亦易擧矣且臣於此又有一說焉南中乃國家根本之
地倉穀亦不可年年抽出使之空虛也慶尚道沿海鎭
官戍軍風高時別無所關只爲鎭將私放收布之資若
自九月至正二月除立番收代糧米八九斗左道則以
寧海鎭海爲都會右道則以蔚山機張爲都會計數積
置歲可得數千餘石積于海邊春和之後漸次輸入則
官庫無匱竭之虞民無遠輸之弊戍兵之爲此者亦樂
爲之一擧而有數利焉亦救急之一策也至如漕運之
事則專賴漕軍慶尚道則無漕軍故今以能櫓軍充定
然此屬皆是海邊漁戶以捕魚爲業游移往來不定厥
居之人也例朔代受價布鎭將多私用百不一給故雖

當有事調發之時而憤怨逃散無意赴役臣意今後能
櫓代布勿委諸鎭將之手亦於海邊各官定都會公同
輸納每朔都會與鎭將按名給之農時漕運者加給一
匹次朔價布亦給與其妻子以其數報監司如是則鎭
將貪黷之風庶乎少祛而沿邊漁戶適蒙優恤之恩安
居存接雖有徵發不至逃避而北方漕運之路可以通
行矣又年歲稍稔則收中外贖布當闕留價布南方
鹽稅布奴婢身貢歲入數萬餘匹勿論藩胡我民略依
常平之制從市直貿穀則數年之後庶幾上之穀必積而
可除內地轉運之苦如漢人所謂金城湟中糴百萬斛
則羌人不敢動者此也今之行號留之久而爲此積粟之

甚之民如其不足亦以已輸軍糧給之以後運者充補其缺焉然後時失實之弊此往當事之臣必已行之矣而亦臣之愚見所料故並及之耳至如屯田之議前此多有獻議者而終不能成蓋古之爲屯田者邊上之軍於戰守之暇自耕而自食故可以減內地轉運之苦今欲募民耕之推其餘以爲軍糧所得不足以補其所費此古今難易不同之勢也但聞道入居之民其數甚多許於六鎭閑田多置而分處之官資牟麥農器使之通力合作略如古時屯田之制以食其出爲官差者別加周恤使之興事赴功力於漁獵作數年之間自能成業聲諸浮寄孤懸散處無耕而月就離散者其效不同矣乎

如兜山澤之禁廣煮鹽之路凡可以便於救荒者無不
講究而爲之如救焚拯溺然後庶可存濟於萬一而北
方不至空虛矣臣之所言皆是已除之蒭狗然亦諸事
執不過如此其要在得人而已　朝廷於用人一事固
當致詳或才者不用用者非才臣願　殿下勿以爲人
才有限而更加搜訪雖鎭堡小將審於虛實之際而用
之各當其任則一世人才豈無可用者哉大抵今日之
勢用人得宜審察膽勇情靜重不撓撫戢民夷恩威兼施
邊防完固軍食有裕使虜不敢犯然後觀釁乘便應機
而動此萬全之計乃上策也知藩胡逆順形勢秋冬之
間簡師練卒不必遠徵南軍只以土兵數千擇其罪惡

尤甚者略示國威而旋卽渡江還鎭使胡之附我者撫之加厚使不動搖此中策也因循度日援護紛紛兵疲民困倉穀虛竭多率無用之軍先聲雖大而實不可用犯難行師遠涉虜境勝敗難知旣還之後諸部煽動不能鎭定兵連禍結無有了期此下策也蹤迹之見盡於此惟在 睿鑑裁擇焉臣謹議

貢物作米議

自兵興以後經用竭乏軍餉無出處其勢非以貢物作米難以繼用前此各官作米民間所出倍蓰於二斗而未聞有異說今戶曹減就二斗所出稍輕而民情不便之說喧藉如此者其故可知也當時郡邑貢物因結之

外除出若干結名曰官中除役凡官中所用雜物皆倚辦於此今則從田結元數而悉出二斗以爲國用守令未得措手於其間此不便之說起於守令也貢物有輕重苦歇之殊豪右之民無得其輕且歇者而窮民下戶偏任其重且苦者今通融如一無所隱避推移此不便之說起於豪右也監兵營補納紙地其數甚多此亦應用公事不可無者然初不係於常貢之制而戶曾收入於二斗之中紙地無倚靠辦用之處此不便之說起於監司也京中各司下吏分占外方貢物有同世業視什佰之利以是雖在平時貢物之以本色上納者十無一二皆收拾米布入于防納人之手奸利狼籍而民困日

甚今盡爲國用而前日防納之徒皆失其利此不便之
說起於各司典僕也然此則姑不暇論就民情而言之
所出少而未見喜悅者蓋以力竭之極雖輕而不知其
輕也古云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取其一緩
其二緩者非全免之謂也裁其闊狹或前或後要使民
力不竭而已所謂布縷者貢物也粟米者田稅也力役
者以今言之則征戍是也而三者今皆聚爲粟米一時
責出於困竭力盡之後假使減石爲斗減斗爲升民猶
以不辦爲憂此則誠可哀痛況今出差晩文移傳送既
淹時日而守令又持不平之意故爲延拖不卽擧行其
所督出不在於秋收穀賤之際而乃在於貧春窮竭之

後民之號悶亦勢所必至非必以一結二斗為重而然也國儲蕩然軍餉殫竭中外岌岌之勢盡在於糧餉之無盡貢物之不足者猶可推移支過至於米穀則不可不為之接濟如此而動於浮議廢其數年以來作米之規而皆收本色則國計遂盡何以為用此作米必不可已也然明知春窮已甚民間無粟而必用二斗之規與田稅及諸色價米並徵於一時則亦非便民之政臣之愚意田稅條貢物及元貢物本官於年前已捧本邑令不可退改者姑以本色上納其田稅條已作米者則亦以米上納其未納而應作米者先捧一斗而稍緩程限或以年麥代納務令便民其上納時水陸船馬價亦十

令參定毋令貪猾官吏有所用手於其間善民情猶以
加出船馬價爲難則就所捧二斗中除出爲船馬價并
除作紙人情上納則上下怨不生矣此在該曹磨礱事情
參酌損益勿爲紛紛之議斷然行之而已今日以後科
條旣立則民得於秋成隨力以備而二斗之後終年無
復推擾閭里安靖今之言不便者不無更言甚便矣臣
前日上劄則欲以各道田稅均布道內各邑之貢物如
禹貢所載雍州之貢與荊揚不同荊揚之貢與兗豫有
異蓋當初土地所宜物產有豐儉其勢不得不如是
比諸通八道爲一處亦皆有定爲纖悉而又令民各自納于
浦所之倉如田稅米納之例亦似便益此事關生民之

作歲係國用之裕乏思之不可不精慮之不可不審故
臣以管見推原剎病而備論之如此若該曹更為詳審
曲盡裁處則其於經遠較時之冀庶為便當謹議
國制收租水田納稻旱田納豆其納豆而未盡者
收其木綿麻布及油蜜凡百應用之需此所謂田結
貢物也此外又通水田旱田結計出雜物納于各司
者謂之元貢物自前皆為胥吏等納本色于其司而
私收米布于民所出什佰於本色民間大困李相浚
慶嘗建議立正貢詳監欲釐革其弊而竟不得行至
是軍需蕩竭太倉無數千石計無所出余請以貢物
作米每一結收二斗以補軍需歲可得七萬餘石而

民力亦蘇於是前日牟利防納之徒百計鑽刺士大夫鮮識者從而和之還罷其法

沈遊擊求通使倭國議 丙申正月

臣病中精神昏耗思慮顚錯不敢議軍國重事且不聞沈懋時入來後所言云何其中事情固難料測但目前後狀 啓不勝廑慮反覆思之晝夜以繼日而未得其所處之宜也臣從前每疑此賊未稍必爲難從之請以起釁端今之事勢驗近之以臣愚料今此調信之回形色可疑恐其所要不止於通信亦或欲爲脅約而特假此爲辭沈惟敬亦自知其事不了計窮反欲歸過於他地爲自解之計如倭之秀吉欣迎 天使只要我國使

臣同來而已則平調信何以連日與其類密謀設後始
見遊擊遊擊亦何以稱病閉門不面見 天使而但使
下人傳藉耶此等形色極爲可疑臣意此賊雖假此爲
言而其凶謀實在於它也今此咨文若以直辭拒之則
正墮於遊擊術矣之中而執此馳報 中朝曰封事將
成而朝鮮不許遣使之請故倭賊不退若欲順其所言
則亦未入情義理之所可忍爲而雖許遣使後之事否
危未可必此所以難處者也無已則當答之曰敝邦與
日本比隣初無毫髮怨隙不意日本逆天悖理無故興
兵虔劉我生民焚蕩我 廟社掘搖我 丘陵敝邦之
人雖三尺童子無不沫血飮泣以爲有死而已豈敢言

和合家 天朝天涵海育兼愛南北之民勞勳戚大臣
涉不測之地要在解紛息兵大人以當事嚮命之重敎
戒小邦如此至以陪臣隨 天使渡海禮義當然見責
此亦實關於 天朝大體第以日本之人所在支羅字
可憑信前後情節變遷匪 詔使以 皇靈臨之尙未
得其要領擺張行詐沒骨之後乞結如舊尙未聞渡海之
期更亦何有於小邦而以一使爲重輕哉若是則小邦
從爲益重罪辱而爲天下笑大人之勤勤惓惓終始
當者竟歸於虛地也惟望大人更審彼中情形並與兩
使商確定奪以爲完月之前而爲長遠之圖使小邦得免
再擾於今日幸甚云云以觀其所答如何而益察近日

倭賊動靜而處之似為宜當不可於一言之間輕爲許與不許使難収拾臣當此大事竭其心思而思慮所及僅止於此不可採用此乃擬之無識願以望廣収廷議與他大臣熟議審處而 裁自聖衷俾無後悔

策問三首

問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委而去之是城池於守國之道末也至告滕文公則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是可為也其言前後似異當以何者為定論耶滕之為國僅五十里民力之寡弱可知寇來至而虐用其民亦内潰之道使滕用孟子之說則果可以禦齊楚之侵凌而無後患耶不然孟子之言必有所以

也易泰之上六以城復于隍為將亂之象將亂之象凡可以致戒者非一而乃取於城隍之細物者何歟夫通經所以識務鑑古所以知今諸生毋襲常談其悉所見推原李家為至當歸一之論以解先生之惑

問儒者之名始於何時而其道盛於何代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是儒者之能事矣知何循而可以致此耶歷代人君用儒而治者誰歟不用儒而亂者又誰歟漢高祖輕士謾罵而不害爲創業之主宣帝嚴薄儒術而號稱中興武帝招延文學之士公孫弘卜式兒寬之屬相繼登庸而海内虛耗元帝牽制文義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漢業愈衰是何用儒者不見

其效而不用儒者及收其功耶若是乎儒者之無益於
治道耶抑或有他故之可言歟孔子曰汝為君子儒毋
為小人儒儒之名一也而其趣不同何歟世之冠儒冠
服儒服論說仁義而以儒自名者充滿於天下人主何
以辨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而有所去取耶先儒謂孟
子之後千載無眞儒眞儒之作可謂稀矣假使人君有
尊賢尚德之心而世既無其人則誰與興理耶將置之
無可奈何而架漏牽補以度日耶將培養興起使之輩
出而拔茅彙征有其道耶諸生潛心聖道待文王而興
頴為眞儒者也其於義理公私是非得失之際辨之已
又以其素定於心者剖析以對將以觀諸生之所向以

卜他日之事業

問孟子曰道若大路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所謂道者
果何物而求之之方可得聞耶盍觀古今知道者恒少
而不知道者恒多或至於愈求而愈不得其故何耶揚
子爲我是以爲我爲道也墨子兼愛是以兼愛爲道也
老氏以無爲自然爲道佛氏以虛無寂滅爲道彼皆以
絶倫之資過人之識非常之力以求之終不與聖人之
道背馳而日遠於異端然則道終不可求耶請求之其
方耶漢唐儒者多矣其一言之幾於道者誰耶濂洛閩
閩之間眞儒輩出排異論闡道理至是分明學者知自日中六
有自者皆[illegible]矣其間[illegible]說或出小兒近於佛老

并生一世者或有立言意見與之相角而終不歸一者又何耶元明以後學術益歧北土以道問學立者謂之宋學宜主於尊德性者謂之陸學互相詆辯有若聚訟以此世道日下人心日壞未知何者爲得而何者爲失耶予思既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則二之不可偏廢而各主一偏有若爭勝者又何耶吾東國自麗末以來濂洛之餘士莫不以正學自誇然使善觀者見之其爲術學問乎德性乎陸乎宋乎抑非陸非朱而陷於功利之膠漆不能自拔耶如使大人君子如孔孟程朱之徒生斯世也將以何術救之耶願諸生詳辨焉使執事者有所攷焉而毋疑於是非得失之際也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